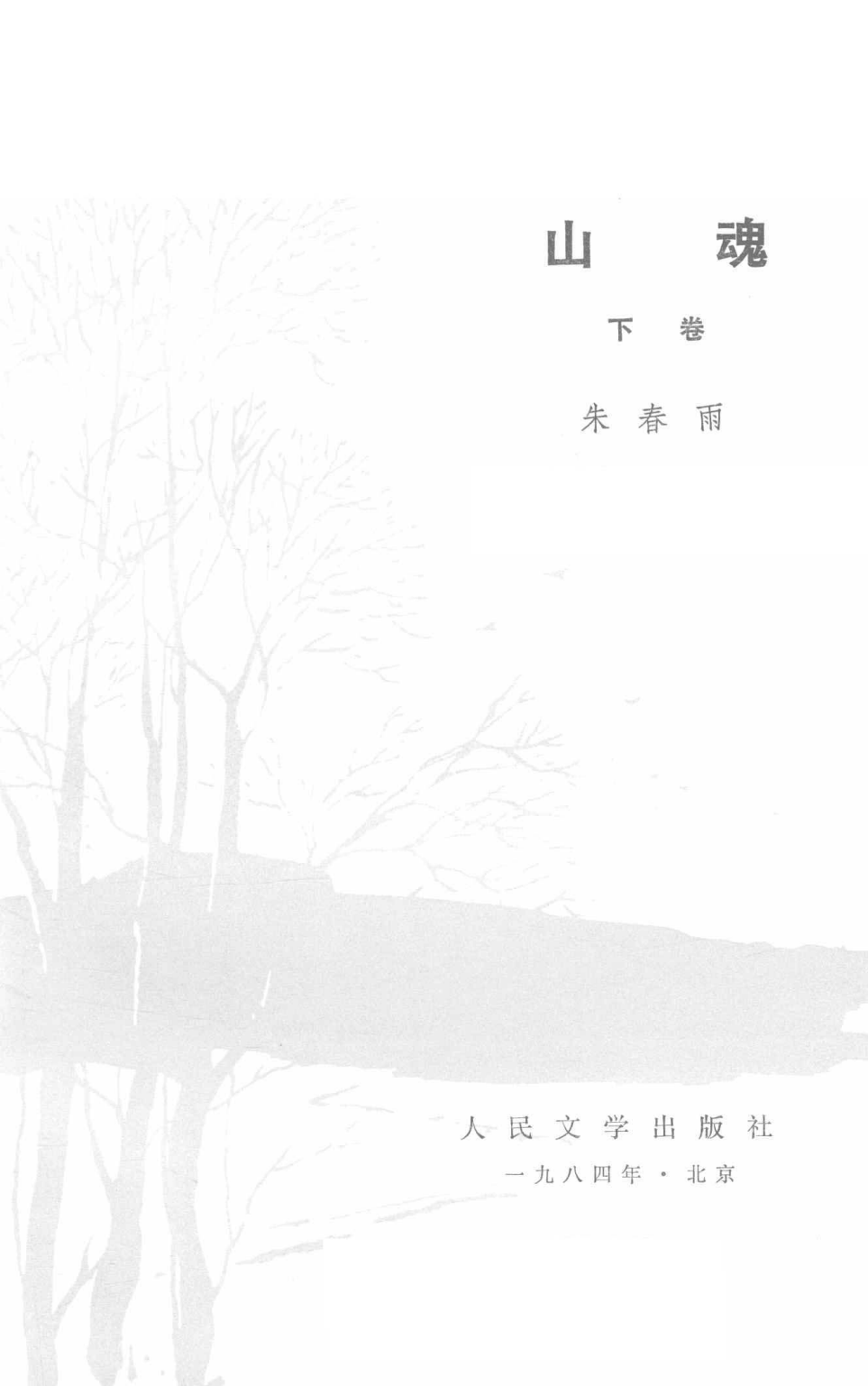


朱
春
雨

山 魂

下
卷

人
民
文
学
出
版
社



山 魂

下 卷

朱 春 雨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八 四 年 · 北 京

下 卷

第三十四章

寒葱沟伐木场，又陷入惶惑不安中——

何二顺的一条腿将要锯掉！

这话儿，马立生宣布三天了，要家长和林业局领导在手术字据上画押。可是，要何贵吐口，除非公鸡下蛋驴长角，要鲍廷发吐口，那好比摘了他的心肝肺。局里的头儿倒不一样：兰文涛是徐庶进曹营，一言不发，他想看严尚清的调理；孙洪德推说自个儿没主见，躲着闪着；于永年把劲儿做在鲍廷发身上，长吁短叹地劝说何贵还是舍了二顺的腿，保住二顺的命，诱着何贵在鲍廷发身上结仇口。而严尚清，则面临泰山压顶之势，他咬紧牙关不点头，二顺的腿就锯不得。

截肢手术虽然没做，那条伤腿还连在二顺发烧的身子上。然而，肿得厉害了，皮儿发亮，指头一碰，都能冒出水来。这是马立生停止了治疗的缘故。马立生声言：再拖下去，会出败血症，他不敢保证何二顺的生命安全了。

何去何从，处在刻不容缓的状态。

这个消息，象一个可怕的阎王勾子，把寒葱沟伐木场的人心给勾到不着天不着地的半空里，束手无措地等待命运的裁决。

意外的变故，总是去捉弄心地纯朴的人。

鲍大嫂在过度的焦躁和忧虑之后，精神不正常地冷漠起来。她不声不响，手上干着活儿，心里想别的，不是把米倒进菜锅里，便是把盐撒进了米汤里。

“大娘，你闲着吧！”冬青看出鲍大嫂走神儿。

鲍大嫂不言声地望望冬青。从那神情上看，象是她啥都想得开。其实，鲍大嫂背地掉过几回泪了，有怨，有怜。甚至还拿劈柴样子在鲍冲脊梁上狠狠地打了五六下，亏着鲍冲不吭声，咬牙挨着，不然，她会更伤心。事到如今，她顾不得替自家想，她只可怜二顺。万一那孩子的腿有个三长两短，可咋办？说不上媳妇，干不得活儿，怎么得了？他成了个废人，姓鲍的一家人可就对不起人啦！

寒葱沟的人，谁不惦挂着这件事儿啊！捱着时辰巴望着有个好结局。鲍廷发回了一趟伐木场子，战老大又去了一趟棒捶川镇，带给大伙儿一线希望：省里卫生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就要来了。等啊，盼啊，一天里也没个音信。傍下晌，鲍闯忍不住，偷着跑了一趟城，探回来的却是个不幸的消息：土匪把下河口的小铁道给扒了老长一段。省卫生学校的人被隔在半道上了。县里头派爬犁去接，没接来，因为省卫生学校领队的见山里不太平，害怕了，跑到下河口往省里头打电话，要求回去。

这么一个消息，把寒葱沟的人们的一线希望也给破灭了。鲍大嫂骂二儿子鲍闯是个丧门星，竟带不来个宽心信儿。任妈骂去吧！鲍闯悄默声儿地把苦涩的泪水用舌头舐进嘴里；

他跟二顺，打小一个被窝里头滚，睡梦里还伸胳膊撩腿耍把式。有时候，二顺的脚丫子踢疼了鲍闯的腰，两个半夜也会跳起来，赤条条地滚成一个团儿摔起跤来……

鲍大嫂没心肠去体谅孩子了，骂完了鲍闯，把冬青也打发了，自个儿回到她那冷清清的家里，两眼对着油灯发直……

冬青长了颗疼人的心。这两天，她为弟弟二顺上了火，嘴唇儿起了泡，嗓子肿得喝水都不顺了。可她收拾完厨房的活儿，还是往鲍廷发家的那小房儿走去了。三天没断捻儿的大雪，把小房儿掩埋得只剩下个尖尖的房脊了。房脊上插着二顺给用木头条儿做的风翅轮儿，轻巧得很，略微有点风儿，它就转个不停。这时辰，虽说看不见它，可挺远就能听见它还在哗哗地转着。雪下得足能齐腰。通鲍家的道儿，鲍冲清理出来了，小道两边的雪随之高起来，大约可以齐肩。冬青在白雪夹道里来到鲍家房檐下，站在白天的檐流水又给延长了的冰溜子下边，不敢冒懵儿地进去，怕使她的鲍大娘生气。

暗淡的油灯光透过不规整的木条窗户棧儿，把鲍大嫂的身影映在用豆油刷过的（为防水浸）窗户纸上，看得出她在做针线。冬青知道，她这是在接着给小子们做袄，或许正做的是二顺的那件呢！冬青真想进屋去帮她，就怕扰了她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心。在窗外，冬青迟疑犹豫了老大的工夫，听见房顶那不通人情的风翅轮儿无忧无虑的响声，别提她有多心烦。

想来想去，还是让她的鲍大娘清静清静吧！冬青顺着白雪堆成的夹道退了回来，顺着一排工棚子后墙，去她住的那个小马架房儿。工棚里的工友也都没歇息，大声小气的吵嚷声，

穿过木刻楞的墙皮，传到雪片纷飞的外头，说的也是何二顺的事，七嘴八舌地把罪过都归到鲍冲身上。冬青不由自主地发了楞。那为她最喜爱的小弟弟二顺悬到喉咙的心，又加了鲍冲的份量。光是二顺的命运，她已是吃不消了。二顺真有了个万一，鲍冲可怎么往前过日子？她因鲍冲跟她爹何贵闹口角，不满意过，到了这工夫，她自己个也不知为啥，反可怜起鲍冲来。因为鲍冲干活儿出众？因为鲍冲教她识字？还是因为鲍冲人稳重心眼好？都不是。到这会儿，她才真正发觉，她在不知不觉中是爱上了他……

冬青在为自个儿所爱的人承受着谴责。不管她爱听不爱听，那工棚子里传出的尖刻言语，照旧继续着。人家的谴责是应当应份的，她替鲍冲承受这谴责，似乎也是应当应份的。

毛绒绒的雪，落在她那细软光滑的头发上，被她发烧的脸颊烘化了，顺着弯曲的头发帘儿，顺着平整的鬓边流下来，水珠儿搔得脸皮儿发痒，她也无心去揩抹……让这纯净的水珠儿去冲洗吧！冲去心上的抑郁、恐慌、责难和不幸吧！洗去焦躁、埋怨、误会和烦闷吧！愿一切都平安无事！可惜，美好的愿望终究不是事实，冬青心上的重负一点也没有减轻。她拖着沉重的步子，在雪里挪动着两只发木的脚，往她的住处走去。

她住的那间小马架儿，点起了灯。

她知道，这一定是赶爬犁的鲁春玲来了。鲁春玲还一直在替她爹的缺儿赶爬犁。她山里生，山里长，愿意干这个活儿，也亏着铁笛王家的大娘给她照看弟弟妹妹，她才从家里头

解脱出来，象只出笼的雀儿似地飞向社会里。这几个月，她比以往开朗了，懂事儿多了。受着新国家的教育，增长着爱国心，干这赶爬犁的活儿，居然抵得上一个壮劳力。她三天跑明月岭，三天跑寒葱沟，负责从镇子上运送人粮马料和工具家什。赶到跑寒葱沟这趟路线儿的时候，她就跟冬青住一块儿。伐木场子里多出来个女的，本身就是新鲜事儿，哪有女的住的地方呀？是冬青把她拉到自个儿屋里的，于是，两个女孩儿就成了相好的伴儿。她俩相好，还有个原因，这是两个人都做得一手好针线。当然，她俩的针线活儿，比起悦来嫂和鲍大嫂，那是差了不少。不过，她俩是新式派儿，扎花儿绣朵儿，都自个儿心出彩儿。就看鲁春玲身上系的那个小围裙儿吧，也不过是一块普普通通的旧的粗蓝布，她为了给她妈戴孝，找了些白布角角儿，铰了几十只各形各样的白蝴蝶，码着边儿，补缀在小围裙上，中间仿团花图，用白线左折右连，影出一朵牡丹花儿形状来，花蕊的地子用剪子挑开，拨离纱经和纱纬，结成圆圆的空心格儿。看上去，那么新巧，又素气又耐眼。冬青一个劲儿地夸，春玲脸都红了，直说：“姐，我可比不得你那纳袜底的手艺呀！”春玲说的不是恭维话；冬青新纳的那四双袜底儿，也是别出心裁，格路一样。可惜还没来得及把这纳了底儿的新洋袜子给二顺，二顺就伤了腿；要不然，二顺准会乐颠颠地做些绣花撑子和补袜板儿给冬青……喜庆时，触景见物般般好，不顺心时，想到什么都伤情。冬青她，宁可把别人的不幸加在自己的头上，不愿用自己的抑郁去搅动别人一副愁肠。她在她住的小房子外面，精心地理了头发擦擦脸，沉了沉神儿，

才发话：“玲子，是你来了吧？”

小马架房的门儿呼哒一下子开了，鲁春玲肥硕的手腕子便吊在冬青的脖颈上：“我的好姐姐，你叫我找得好苦，伙房里没你，工棚子里也没你，这屋里还没你。莫非你从天上掉下来的？”

咪呜，咪呜，一只杂毛的小猫儿从马架房里跑出来，挠着冬青的裤脚儿叫，冬青吓了一跳：“呀——”

“咯咯咯，我给你带来的。”春玲哈腰把猫儿捧到怀里，“好姐姐，我可说话算话了。铁笛王家的大娘听说我是给你要，才舍得。我在她面前把你都给说神啦！她还要见见你呢！”

“你个巧嘴百灵子！”冬青把猫儿接到手里，两人偎着膀儿进了屋。

花朵上的露珠，姑娘的住处。再不起眼儿的地方，只要姑娘们住下来，也会变得整洁清亮，她们会收拾。这间小小的马架子房儿，就跟工棚子大不相同，墙皮用彩色的洋烟盒纸糊起来，地上用破碎的木板垫了又垫，炕上用蓝花窝纸糊住了土炕皮，刷了桐油子，不起烟尘。炕梢架起了块小隔板儿，那是放包袱的地方……就是冷了点，因为鲁春玲刚把地炉子点上。

冬青捧着猫儿一进屋，就哗啦一声把门带上，急着问道：“玲子，你可是从镇上来的？”

“啊，可不！我正是从镇上来的，我正要告诉你……”鲁春玲猛不丁也紧张起来。

“小点声！”冬青指指隔壁；隔壁的工棚子里，还在议论何二顺的事情。冬青问：“你可听说二顺咋样啦？”

“不好……挺不好。”春玲压低声音回说。

“真的？”

“我跟悦来婶、我爹和迟发祥大爷一块儿去看的……”

“怎么个不好？”冬青追问。

春玲嘴唇儿抖起来：“说是……说是迟发祥大爷还给他输了血，也不见好……看来，腿怕保不住……还得别人给他血！”

冬青的手哆嗦了一下，讨人爱的小花猫摔到地上，咪呜咪呜地叫屈。冬青抖着春玲的膀子：“你！你——”

春玲呆了：“我咋？”

“你咋不早告诉我？”冬青的眼珠儿都瓷住了，她陷入了极大的恐怖里。

“就这，俺爹也不让瞎说，怕慌了人心……”春玲低下头去理辫子，她受不了这么样的质问，“冬青姐——”

冬青硬僵僵地贴着门扇站着。

“姐姐——”春玲吃惊地揉着冬青的袄襟。

冬青咬着上嘴唇儿，肩膀儿战栗着。她想强憋住泪水，可泪水竟从意志的堤围渗了出来，盈满了眼窝儿，怎么也控制不住……

“好姐姐，你咋啦？”春玲害了怕。

冬青不回她的话，窝身哗唧一声拽开门栓儿，向着纷纷扬扬的大雪中跑去，眨眼间消失在积雪的夹道中。……

春玲耳边，只剩下雪花儿落地的沙沙声。

冬青绕过了帐篷，直奔牲口棚去了。她自个儿没觉出使

了多大的劲跑到这里，那牲口棚的门，她不是用手推开的，而是用身子撞开的，把一个王建来打的铁门鼻儿都撞弯了，撞飞了，咣地一声撞在牲口槽子上，那木头槽子翻了，草料扬得老高老高，随后落到拴牲口的排桩后面，牛叫了，马跳了，棚那头奔来了战老大；他以为是山上的什么猛兽饿急了，冲了进来。他手抡大板斧，喊着：“我看是个什么样的不要命的，着劈！”

“啊！——”恍惚的马灯光下，冬青只见大斧子的冷光，尖叫起来，缩成一团。

战老大到了跟前，吃了一惊：“我的天！我的宝贝闺女，你这是冲了夜游神，还是魇着了？怎么啦？”

“战叔，鲍冲不在这儿？”冬青问。

战老大没好气儿：“我知道他在哪儿！你们可真他妈有闲心！”

“战叔，是，是……”冬青想把话说清楚，可话到了舌尖又吞回去。

战老大哪想听她的：“是什么？你们也不想想寒葱沟正在遭灾！还有心扯淡？”

冬青被不明不白地冤了，她惧畏畏地瞅着战老大怒气横生的模样儿，退出了牲口棚。

砰地一声，战老大厌恶地把牲口棚的风门子用劲甩上了。这一声，把冬青吓得打了一个冷战。旋即，冬青向河边跑去，她想看看，鲍冲是不是在给牲口挑水，因为她隐约听见河边那面有水管的叮当声。

战老大甩上了风门子，眨眼一想冬青的神色儿，不象是来

找鲍冲谈情说爱的，那惶惶惑惑之中，会不会有二顺的事儿纠着？这几天，一见人的脸色不对，战老大都顿时想到生死存亡，想到二顺。他从人格上看不起何贵，他从人情上，又可怜起何贵。他战老大是一辈子没有过家口的人，见了哪个晚辈，只要对他心，他都不吝啬地布施他的父亲般的感情。他为二顺坐不住了，又打开风门子，想跟冬青问清楚，到底是有什么事。可是，冬青不见了。

冬青跑到河边上，见挑水的不是鲍冲，却是鲍闯。

冬青赶紧问鲍闯：“闯子，你哥在哪儿？”

“咋？”鲍闯问。

“我问，你哥在哪？”冬青着急，声儿也变了。

鲍闯把水筒顿到冰窟窿里，说：“干啥？”

“我要见着他。”

“你们俩老想背人说体己话儿。”

“你——你这没心肝的，干么挖苦人？我有急事儿呀！”

“急事儿？什么急事儿？我给你传。”

“我得亲口告诉他。”冬青急得直跺脚。

鲍闯挺着脖子想了想：“你要是能给他保守秘密，我就领你去见他。”

“秘密？”

“对。你答应不答应？”

“答应，答应！我什么都答应！”

“你发誓！”

“哎呀，你个妖精！你真是——”

“那么拉勾儿也行!”

冬青叹了一口气，伸出右手的小手指头来：“你咋还象个孩子?”

鲍闯也郑重地伸出右手的小手指头来，勾在冬青的小手指头上，说：“因为这事儿太重要了。”

拉完了勾儿，冬青说：“这回你告诉我吧!”

鲍闯还是不放心，叮问着：“你可保证过啦！说话算话，谁也别告诉！连我爹我妈眼下也别告诉!”

“嗯，行!”冬青只好答应他。

鲍闯这才说：“他在木匠房里!”

“我刚过门口，那儿没点灯啊!”冬青说。

“他躺在木匠案子上，就是没敢点灯。”鲍闯说，“我这就是给他挑水哩!”

“他咋啦?”冬青又吃了一惊。

“你去看看，就明白啦!”鲍闯说。

冬青心乱如麻，不知鲍闯搞的啥名堂。为了找到鲍冲，不得不跟在鲍闯后头。鲍闯小心地用两手攥着扁担系儿，扳正扁担勾儿，尽其量地不让水筒出动静，以免惊动别人。

木匠房的门从里边拴着。趴到结霜的窗户镜儿上细瞅，才能发现里边生着炉子。黑夜里，又下雪，外面冒出的烟，只能闻到，不能看到。尽管人从门前过，却不会想到里头会有人。鲍闯按着一长两短的暗号敲了敲门，门才开了。

果不其然，鲍冲是在这儿。

冬青这下可火了，冲着鲍冲说：“你可真行，躲起来，寻清

静!”

“我，我是……”鲍冲不知该怎么回答她，又不想把实情掏出来，埋怨起弟弟来：“你——”

鲍闯说：“哥，她发誓不告诉别人的，不怕她!”

冬青在微弱的炉火光里，看见鲍冲在注视她。

鲍闯说：“你找我哥说啥呀？快说吧！怕我？那我出去!”

“鬼才怕你!”冬青说，“不过，你俩也得保证，不往外张扬。”

鲍冲和鲍闯静听着。鲍闯放置到炉子上的水管淌下的冷水滴，在铁炉盖子上吱吱啦啦地响着。

“你倒说啊!”鲍冲催道。

“二顺他……”冬青说不下去了。

“二顺咋啦?”鲍闯噔地把另一桶水踢漾了半桶。

“迟发祥大爷给他输了血……”冬青说，“还得别人给他血……”

“血?!”鲍冲一惊，“血……咱们别的没有，这个还供得上他。”

冬青说：“我就为这个来找你，看咋办?”

“这还有啥说的？趁晚上进趟城，问问啥工夫要血，咱们好有个数儿。”鲍冲说得挺简单。

鲍闯可着了急：“哥，要去，我去!”

鲍冲不应，只说：“闯子，等会儿！你先帮战叔去挑饮牲口的水……”

说完，深情地看看冬青。在言语成为多余的东西的时候，

行动是最好的回答。他就手儿操起一把斧子，就要推门出去，他想去城里打听用血的事。

不料，他连门槛儿都没跨出去，就脚下一软，摔倒在地上，把弟弟踢漾了一半水的铁筲，全撞翻了……

冬青惊恐之中，赶上去要扶他，他已经跳起来了。

“哥，哥，你那脚呀！”鲍闯嚷着。

“脚？脚怎么啦？”冬青横到门口上追问。

“听他咋呼！”鲍冲还在掩饰。

冬青火了：“咋？全变得没了真心话不成？鲍闯，把灯点上！”

鲍闯一听冬青口气变了，赶紧点了灯。

“咋都全成了陌生人不成？也得叫人心下得去呀！”冬青抱怨着，明亮的眸子，闪着恳求的光，“真是事不逼人，情理逼人！你就叫我知道是咋回事儿也好啊！”

鲍冲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他苦笑着，扶着鲍闯的肩膀，坐到木匠案子上。

冬青轻轻地把鲍冲脚上的靸带子解开，把靸带子拨开，把靸草往四下里拨开，露出了鲍冲一只红肿的脚脖子。那被脚汗渍硬了的包脚布，满是干涸了的血污，紧贴在脚上，解也解不开。

“我原就是要给哥烧点热水，先把这包脚布润下去。”鲍闯说。

“亏你们还想到了……”冬青找了何二顺平时洗手的一个洋瓷盆子，用刨花子擦了又擦，用水冲了又冲，才舀了半盆

清水来，放在红通通的炉盖上温着。

“要不是我哥脚下出了灾，二顺也不会……”鲍闯假在刨花堆上，轻声地说。

冬青才恍然地扑闪着长眼毛儿：她知道了二顺受伤这个因，也明白了鲍闯让她发誓不说出去的，就是鲍冲这只脚……

“你可千万不要声张出去……”鲍冲恳求着。

冬青没回答，没点头，只用眼睛望着鲍冲。人都说，山里的潭水是森林的眼睛，天上的月牙儿是夜空的眼睛，冬青的眼睛比山里的潭水还要深情，比天上的月牙儿还要明洁。她理解了鲍冲，鲍冲也理解了她，无法看见的视线默默地传递着千言万语；那千言万语在这无法看见的视线上拥挤着，滚动着，象炉子上的那盆水一样，慢慢地泛起水花儿，发着将沸腾的声响……

冬青用手指撩起半开的水，润到鲍冲的包脚布上，把干结的血污泡湿，轻轻地，轻轻地揭开……鲍冲没觉出一丁点儿疼痛，那铁裹革包似的包脚布除掉了，露出脚上那咧歪歪的伤口；伤口边缘上，缀着紫红色的淤血。

鲍冲任冬青摆布着，用温水洗着，用鲍闯准备的一条新手巾擦着，上了不知鲍闯从哪儿弄来的獾子油，十有八九是托赶爬犁的人从悦来嫂那儿要来的……

鲍冲又拿起他那包脚布来。

“你等等！”冬青冷丁想起了什么，跑了出去。

不一会儿，冬青拿来了一双纳了底儿的新洋袜子，丢给鲍冲：“还用你那牛皮似的包脚布？还要不要你那脚了？穿上这